

三百间的幸福

[日] 三秋 绫 / 著
[日] 139L / 绘 齐郁文 / 译



三日间的幸福

〔日〕三秋 绫 / 著
〔日〕E9L / 绘 许 砾 文 / 译

And, in the end,
the love you take is equal to the love you make.

The End
The Beatles

三日的幸福

林道



试读结束：需要全文请下载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十年后的约定	001
第二章	结束的起点	013
第三章	抱膝旁坐的监视员	033
第四章	容我公布正确答案吧	047
第五章	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情	057
第六章	时移世易的人，一成不变的人	067
第七章	挖出时光胶囊	081
第八章	不恰当的行为	093
第九章	超乎想象的发展	103
第十章	致 我唯一的青梅竹马	119
第十一章	自动贩卖机巡回之旅的提议	141
第十二章	谎言与渺小的愿望	165
第十三章	确定的事	185
第十四章	青涩时代	201
第十五章	贤士的礼物	221
	后记	231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十年后的约定

听到寿命也能购买这件事，我最先想起的是小学时上过的思想品德课。当年，芳龄二十几岁的女老师向我们这群懵懂的十岁学童丢出了一个问题。

“大家看这边。要说什么东西是无法替代，又珍贵无比的，应该就是每个人的寿命了。那么，如果将人的寿命换算成金额，大家觉得应该值多少钱呢？”

语毕，她的思绪似乎停滞了一下，大概是在回想刚刚的提问不够清楚吧。她手上拿着粉笔，一动也不动地面对黑板，沉默地背对着我们二十余秒。

这段时间，每位学生都认真地思考问题。班上大多数的学生都喜欢这位年轻漂亮的老师，都想抢着说出一些讨老师欢心的答案以获得她的褒奖。

其中有位模范生举手回答：

“之前读的书里提到过，上班族一辈子的薪水大概是两亿日元到三亿日元之间，所以每个人的生命大概就值这个价钱吧。”

教室里有一半的学生流露出钦佩的神情，另一半则觉得这个答

案很无聊。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喜欢这位模范生。

“的确，大部分上班族的收入就这么多而已。”老师苦笑地点了点头，回应了这位模范生。

“如果询问大人，大概也会得到相同的答案吧。以一辈子能赚到的薪水来衡量一个人的寿命价值，也算是一种正确答案。不过，我希望大家暂且将这个想法抛到脑后。嗯……不如用比喻来说明吧，就像平常做的那种，不太好懂的比喻。”

老师用蓝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没人看得懂的东西，看起来既像人，又像黏在马路上的口香糖。

不过，这就是她的真正目的。

“黑板上这个‘不知其真面目的东西’非常有钱，而且它很憧憬能过一过人类的生活，所以希望有人可以将自己的人生卖给它。某天，你偶然从‘这个东西’面前经过时，它叫住你，问你能不能把自己剩余的人生全部卖给它。”

女老师打了这个比喻之后，暂时停了话头。

“卖掉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某位一脸认真的男生举手发问。

“当然是死掉咯！”老师一派轻松地回答他，“所以，你一定会拒绝它的吧。不过‘这东西’没那么容易死心，于是又和你说，卖一半给他也行。要不要把你剩下的六十年寿命，折半卖给它呢？不

能再少了哦。”

“原来如此！”我撑着脸颊听老师说话，心中突然有所领悟，有种卖掉一半也无妨的感觉。人生与其枯燥漫长，还不如短暂灿烂来得精彩。

“那么，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问题。想要一尝人类生活的‘这个东西’，该怎么替你的寿命估价呢？一年的寿命该值多少钱？……先说清楚，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我只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而已。请大家跟座位附近的同学讨论一下吧。”

教室里的讨论声此起彼伏。

只是，我没有参与讨论。说得准确一点，是我没能参与讨论。

因为我跟刚刚那位提出用一辈子能赚多少薪水来衡量一个人寿命价值的模范生一样，都是被班上同学排挤的对象。

我摆出一副不想跟着讨论的表情，在一旁等待着时间流逝。

坐在前面的那群家伙说：“如果一辈子的收入是三亿日元……”

我心想，那些家伙要是值三亿日元的话，我应该值三十亿日元。

我已经忘了当时的结论，只记得最后是不了了之收场。反正这本来就不是小学生讨论得来的题目，就算找来一群高中生，恐怕也得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结论。

唯独有一点我依然记忆犹新，有位看来前途黯淡的女生一直主张“人命不该有价”。没错，若让我和她过着一样的人生，我大概不会设定售价吧——说不定还会被反过来索要垃圾处理费呢。

“就算我要卖出和我过着相同人生的权利，你们应该连三百日元也不愿意付吧？”每个班上都有这么一个聪明爱耍宝的家伙，他的想法似乎跟我很像。为了逗大家笑，他故意开玩笑地这么问。我虽然赞同他的想法，但他很明显地认为自己的价值比旁边那些死脑筋的家伙高出许多，那种自以为高尚又故意自嘲的作风真令人恶心。

这时，老师突然说：“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

不过，接近正确解答的答案其实真的存在——因为就在十年后，二十岁的我真的把寿命卖掉，并换得了相应的报酬。

小时候，我希望未来的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内心一直觉得自己比同年龄的人更优秀，更突出。但让人伤脑筋的是，我住的那一带都是一堆蠢父母生的笨小孩，这更加深了我对自己的误解。

身边的玩伴总是被我看扁。不懂得隐藏骄傲，毫不谦虚又不机敏的我，理所当然地被班上的同学们疏远了。遭到同学排挤，或是东西被人藏起来都是家常便饭。

即便考试常拿满分，但能拿满分的又不只有我一个。

没错，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模范生，那个叫姬野的女生。

我们因为彼此而拿不到实质上的第一名，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像在互相砥砺，其实内心恨不得把对方踩在脚下。

但就另一种层面而言，我们也是唯一能了解彼此的伙伴。能够正确听懂我的想法的人只有她，恐怕我对她而言也是一样。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总是走在一起。

原本我们两家就住在正对面，从小就一起玩在一起，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青梅竹马”了吧。我们父母的关系不错，在念小学之前，我爸妈工作一忙，就会把我托付给姬野的双亲照顾。换成对方的父母太忙，也会拜托我家照顾姬野。

虽然我们彼此视为竞争对手，但在彼此的父母面前都知道要扮演相亲相爱的小孩。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份默契，有可能只是觉得这么做对彼此都好吧。明明是那种会在桌子底下互相踢对方的脚，或是捏对方大腿的关系，但只要在父母的视线范围内，我们就会扮演成不用他们操心的青梅竹马。

不过，说不定事实真的如此。

姬野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被班上的同学讨厌。她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瞧不起别人的态度过于露骨，在教室里总被视为讨厌鬼。

我与姬野的家都在山丘附近，与其他同学的家隔了好一段距离。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把整天躲在家里的行为正当化，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同学家玩。只有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才会迫于无奈地露出一副“我才不是真的想来”的表情拜访彼此。

每到夏季庆典或圣诞节，为了不让双方的父母担心，我们还会特意结伴出门打发时间。就连在亲子活动日或课堂参观日，也会装出“友情万岁”的样子，给人一种“我们就喜欢两个人一起玩，因

为这样最快乐”的感觉。是的，与其和那些低能到极点的同学做朋友，还不如跟惹人厌的儿时玩伴打交道来得好。

对我们两个来说，小学是一个沉重阴郁的地方。有时候，我与姬野被霸凌的问题会被提到学年会议里讨论。

我们四到六年级时，担任年级组长的女老师很了解我们的情况，只要情节不严重，都不会联络我们的家长。要是连父母都知道我们被欺负，那我们就真的成为被霸凌的小孩了。那位老师也很清楚，我们需要的只是一处忘掉这些事的场所而已。

只是无论何时，我与姬野都觉得很不耐烦，不只对身边的同学如此，内心的某个角落也觉得只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这种关系的自己很烦。

对我们而言，最困难的事就是装出笑脸。明明是该跟着大笑的时候，我们却一丝笑容也挤不出来。即便勉强抽动脸部的肌肉，却只能听到内心某块重要部分脱落的声音。我想，姬野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在一片哄堂大笑的气氛中，我们连眉毛也不愿挑动一下，不，或者说无法挑动更精准一些。

班上的同学总是揶揄我们自命清高。没错，我们的确孤傲，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不懂得取悦他们，而是姬野和我在本质上就与他们不同——就像在错误的花季里绽放的花朵一样。

那是发生在十岁夏天的事。姬野肩上背着被丢进垃圾桶数十次

的书包，与穿着被人剪出一个个破洞的鞋子的我，并肩坐在被夕阳余晖映照着的神社石阶上，等待着某件事发生。

我们的位置可以鸟瞰整个夏季庆典的会场，狭长的参道（注：参道，亦称主参道或表参道，指日本神社中用于行人参拜观光的道路）摆满了摊位，两侧的灯笼则像飞机跑道灯一样笔直延伸，原本幽暗的神社也因此透出微微的红光。会场里的人们都流露着欢乐的神情，使得我们无法下去走进会场。

我们之所以保持沉默，是怕一开口，会场里的声音就会趁机渗进来。所以我们拼命压抑着想张口的心情，静静地坐在原地不动。

我与姬野都等待着某件能肯定我们，能让一切变得合理的事情发生。

在蝉鸣声不绝于耳的神社里，我们或多或少都向神明祈求过吧。

当太阳准备沉下去的那一刻，姬野突然站起来，用手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然后走到我的面前，用双眼凝视着我说：

“我们以后一定会变得很了不起的！”

她以独特的清澈嗓音说道。

那种口吻就像说着某件刚刚确定的事实。

“……你说的将来，是多久之后呢？”我反问。

“应该不会与现在太接近，但也不会太遥远，大概就在十年之后吧。”

“十年后，”我重复着这句话，“到时，我们都二十岁了。”

十岁的我们认为二十岁是长大成人的年纪，因此我才会觉得姬野的话里有几分真实。

姬野接着说：“没错，‘某事’一定会在夏季发生。十年后的夏天，一定会有好事在我们身上降临，届时我们会由衷地感叹‘活着真好’。变得有钱又了不起的我们，在回顾小学生活时会这么说：那所小学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身边的同学都是一堆蠢蛋，连当负面教材都不够格。反正，就是一所糟糕透顶的小学。”

“是啊，一群笨蛋，念着一所烂透的小学。”我如此附和着。对当时的我们而言，这个想法算是非常新颖的。因为在小学生的眼里，学校就是全世界，所以很难置身于外，以客观的眼光批判优劣。

“所以十年后，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有钱又高人一等啊。至少要让现在的同学们嫉妒到心脏病发作的地步才行。”

“要让他们嫉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我赞同姬野的说法。

“否则，现在的忍耐就毫无意义了。”她微笑着说。

我并非把这句话当成短暂的安慰。从姬野的口中听到这句话时，我就觉得未来一定会变成这样，因为这听起来就像即将实现的预言。

没错，我们绝对会变得很了不起的，不是吗？十年后，我们一定要对那些家伙还以颜色，让他们为自己的百般无礼，后悔到想死的地步。

“……而且，二十岁还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年纪啊！”姬野将双手背在身后，仰望着晚霞泛红的天空说道，“十年后，就二十岁了呀。”

“二十岁就能喝酒，也能吸烟。结婚的法定年龄，好像是更早一些吧？”我这么说道。

“对啊，女孩子十六岁就能结婚了。”

“男孩子好像得十八岁吧，不过我大概结不了婚。”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太多讨厌的东西了。我对社会上的每件事都感到厌烦，这样怎么可能结得了婚？”

“这样啊。那么，说不定我也是这样。”

姬野说完这句话，微微地垂下了头。

夕阳将她的脸颊映得绯红，看起来与之前判若两人。

这样的她看起来很成熟，但似乎隐含着脆弱。

“……喂，既然这样，”姬野倏地与我四目交会，旋即又转移了视线，“到了二十岁，等我们都变得了不起……如果那时彼此都很丢脸地没找到结婚对象的话……”

她轻轻地咳了一下，继续说道：

“到时候，我们这两个‘滞销品’要不要在一起呢？”

就连当时的我也明白，姬野的声调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她觉得害羞。

“……你的意思是？”我小心地追问回去。

“……开玩笑的啦。请你忘了吧！”姬野企图以笑带过尴尬，“我只是想说说看这种话而已，我怎么可能会没人要呢？”

这家伙真行啊，连我都笑了。

不过……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在姬野远走他乡之后，我仍然随时将这个约定放在心上，因此不管多么有魅力的女孩子对我示好，我都明确地拒绝了她们。不论我成了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

若是有朝一日与她再次相遇，我一定要让她知道我还是“没人要”的模样。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蠢。

在那之后，已经过了十年。

回顾过去，我不禁想，说不定那时已是我最辉煌的时代了吧。